



妻子失能卧床之后,程云奇为了方便看望照顾她,干脆搬到了养老院,每天守在她身边。 本报记者 戴伟 摄

本报记者 陈玮

没有回应的聊天
持续了两年多

在颐养家园老年公寓,手机上15:00的闹钟响了,李明红掀开被子起身,试了一下水温,用粗针管吸入水后,插在老伴张炳文的鼻管上,慢慢推入。她把针管小心包好,给老伴整理好被角,摸着他的额头,凑到他耳边。

“被子盖好了才暖和对不对?你来看看你多幸福啊,有人给你盖被子,有人给你喂水,还有那么多人来看你,大家都可喜欢你了是不是?”

然而,张炳文却无法给她任何回应,他侧着头张着嘴巴一动不动,鼻子上插着管,只有眼睛时不时地眨一下。李明红说着说着,就叹气。“你看着我,以前多爱说话,现在怎么就不说了呢?”李明红嘴里念叨着,站在床边一直盯着他看。

这样没有回应的聊天已持续了两年多。2014年8月,张炳文正在老家吃着李明红做的午饭,一只手突然开始不听使唤,僵在那里,李明红赶紧出门找邻居帮忙。回来时,张炳文已经躺在了地上。医生诊断,这是脑血栓引起的全身瘫痪。

2014年10月,儿子在济南找了一家医养结合的老年公寓,李明红带着老伴,从老家搬到了济南。临走时,她把自己的衣物都打包带走了。“他一个人住在养老院怪孤单,不能动也不能说,我也住进去,陪陪他。”

从那时开始,老两口的生活就在这间十平米的二人间里开始了。每天早上,李明红看着护士给张炳文量血压、测体温,然后一一把数字记录在本子上,小心地放在床边。每到吃药的时候,李明红就定好闹钟,十几种药,每一样多少用量,她都记得一清二楚,然后一点一点通过鼻管喂给老伴。两年来,床边已经放了两个用完的本子。

李明红的觉越来越少,因为晚上每隔两个小时,护士就来给张炳文翻身,李明红就趴在床边看着,不时念叨着跟他说话。对李明红来说,这是最重

怕老伴孤单 一起住进养老院 至少还有你

当我们为了鸡毛蒜皮吵架,当我们为了一点小事争执不休,有没有想到,当我们老了,不能动了,彼此还会不会在身边?

在省城多家养老院,不少老年人夫妇一同住进了养老院,大多是一位失能,另一位为了陪伴和照顾。即便是失去了意识,他们仍然知道,旁边的老伴是最重要的人。

要的任务。“听医生说,要多跟他说话,他都能听得见,让他多动动脑子,要不然脑子坏了。”李明红停顿了一下,眼圈红了一下说,“人可就完了。”

李明红转身又趴在老伴耳边,继续着没有回应的聊天。

像个孩子一样 老伴离开就哭闹

李明红并非个例,记者调查发现,大多数养老机构都会有夫妻一起住的情况。在颐养家园老年公寓,90个人住老人,就有四对夫妻入住。颐养家园老年公寓一位负责人表示,近年来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,大多是一个老人失能,另一个老人为了照顾老伴才住进来。

虽然两年来老伴一直处于瘫痪无意识的状态,可李明红却并不灰心,“他没有意识,但什么都知道。”李明红说,有时早上醒了,还能叫她的名字,听到她答应一声,他就安心地继续睡。她说,儿子来了他也不认识,却唯独知道自己。

程云奇也觉得,自从老伴周慧心瘫痪后,越来越离不开自己。突然瘫痪康复后,老伴住进了老年公寓。在济南市区与济阳老家两地奔波了半年后,程云奇干脆收拾东西,在老伴隔壁的房间住了下来。“老伴脾气急,见不到我不行,光咋呼。”

到了中午,程云奇用针管吸出食物,往老伴鼻管里打进去,刚要离开,老伴突然在床上

哭闹起来,程云奇赶忙跑到老伴床边,握着她的手,抚摸着她的额头。“怎么了,我这不是来了吗?还闹啥?”老伴紧紧抓着程云奇,渐渐安静下来。

每天一有空,程云奇就坐在凳子上,静静地看着老伴,她不能说话,可是只要程云奇在,周慧心就安静地躺着,有时程云奇跟隔壁床的病人家属聊起周慧心年轻时候的事儿,周慧心还会“啊啊”地叫,不让程云奇提。

中午,76岁的刘金凤正趴在桌子上,笑呵呵地看着来往的老人,不自觉地尿了裤子,她的老伴正在隔壁的房间里,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,一次中风,让他变成了全身瘫痪的老人。

然而在刘金凤的意识中,那个老人只是睡着了。她没事的时候仍有意无意地跑到老伴的病床边,静静地看着这个满是皱纹的老人。“她潜意识里仍然觉得这是她的亲人,但是看他那么老,只是说这是自己的爸爸,要保护着爸爸。”

颐养家园老年公寓负责人说,刘金凤经常守在这个被她称为“爸爸”的床边,帮他盖盖被子,自顾自地说着话。“她已经不记得任何人了,但是每当路过她老伴的门口,总是会进去看一眼。”该负责人说,“她知道这是她最亲近的人。”

“现在她生病了 该轮到照顾她了”

程云奇觉得,没有老伴,就

没有现在的自己。

“年轻的时候,我没少欠她的,她现在不能动了,我也不能放弃她。”程云奇说,原来自己在市里上班,一周才能回一次家,四个孩子、两个兄弟和卧病在床的父母,全都靠周慧心一个人照顾。“那时老伴把孩子放在苹果筐里,一个腿上绑一个,带着去干活。我一个人在外面,家里的事儿她一个人撑了下来。”程云奇说着,这个一直在老伴面前笑呵呵的老人,突然抽泣起来。

“两口子偶尔拌拌嘴,她脾气急,我就哄着。”程云奇说,有一次老伴气急了离家出走,程云奇找不到急得在村里乱窜,等找到了,程云奇抓着她肩膀回了家,那时候他想,以后再也让她离开了。“即便是她没意识了,也知道我在这里。”

在槐荫区一家养老公寓,王洪瑞在病床边,给老伴吹着她最喜欢听的《婚誓》。老伴僵硬地躺在床上,每天王洪瑞过来跟她聊天,他听医生说,瘫痪老人一定要鼓励多说话。王洪瑞就给她讲故事,两个人年轻时的合影,静静地放在床边的柜子上。

王洪瑞跟老伴是初中高中同学,从小在一条街上长大。老伴小时候过马路就害怕,必须扶着王洪瑞的胳膊才能走,王洪瑞每次过马路都主动牵着她,一直到他们80岁。

可是,在去年5月,他却不能再牵着老伴走路了。“老伴瘫痪得很突然,早上坐在沙发上就不能动了。”王洪瑞看着床边的老伴,说,“你说巧不巧,去年这个时候,我心脏病犯了住院,老伴跑前跑后照顾我,我每次去医院她必须要陪着。”王洪瑞哽咽着停住了,过了很久,他才慢慢地说,可是她生病了,却不让我陪她去,我一直觉得她身体好着呢,突然就倒下了。

为了凑出足够的钱给老伴治病,王洪瑞卖掉了家里的大房子,换了一套小房,甚至关掉了手机,切断跟外界的一切联系,专心守在老伴的身边照顾。“我生病的时候,她把我照顾得很好,现在,该轮到我了。”

“等你好了 我们就回家”

其实把老伴送到养老院,是老人们最后的选择。

老伴从医院出院回家后,李明红请了保姆,白天黑夜都守在老伴身边伺候,可农忙时保姆请假,李明红就乱了阵脚,瘦弱的她想给老伴翻身都办不到,急得在床边直哭。

与此同时,儿子和女儿还要上班,甚至一出差就一两个月,还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,精力上根本顾不过来,再加上老伴需要鼻饲,必须有专业护理,李明红和老伴只能住进了养老院。“楼下就是社区卫生院,有专业的护工,确实省不少事。”

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,儿女正处在四五十岁的年纪,他们或者是单位的中坚力量,或者忙着养育下一代,精力和时间都无法花费太多在老人尤其是失能老人身上。

济南好佳园老年颐养院主任李德建说,不少健康老人夫妇也选择双双住进养老院。“这是一个趋势,老人年迈之后,容易出现脑梗等突发状况,如果此时没有人好好护理或者及时治疗,很容易造成老人失能或半失能。”而医疗上门服务的缺乏,社区养老的不健全,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老人们双双住进养老院。

李明红觉得,虽然辛苦,但这也是一种乐趣。“起码证明他还在,要不下我一个人,有什么意思?”

“等你好了,我们就回家,你看大夫都说你比以前好多了,你可不能再闹腾了。”看着老伴又一次地“啾啾”吵着回家,程云奇摸着老伴的脸安慰着。

他不知道要坚持多久,或许他也知道,坚持下去,得到的结果有可能是自己最怕的。就在前几日,老伴隔壁房间的鼻饲老人离世了,为了照顾他,他80多岁的夫人也住进来陪着他,每当他晚上闹腾,护士们有时都束手无策,他的夫人就抚摸他安慰他,很快他就能安静下来。他离开的那天,他的夫人很平静,甚至捐赠了他的遗体,然而很快,她也病倒了。(文中所涉老人,名字均系化名)